



城里月光照亮的家

□ 李晓

我喜欢秋天。因为秋天有一轮一年之中最明亮的圆月，照亮着回家的路。

这一轮明月是属于大地之上每一个人的。每一个人，都可以给心中的月亮命名。

“不晓得今年八月十五晚上有月亮吗……”中秋节前，母亲就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喃喃自语。在母亲心里，如果城里的中秋夜没有乡下山上那一轮满月吐辉，就不是真正的中秋节。

还记得那年秋天，刚进城半年多的母亲等待着中秋节的到来，一轮明月高悬天空，月华似水，父亲把月饼、糖果摆到阳台的小桌上，准备一家人团团圆圆，过母亲来城里的第一个中秋节。

“妈，妈！”我朝屋里喊着，却未见母亲回应。父亲正捂着胸口咳嗽，他喘着气说，你妈晚饭后就出了门，说要出去买蜡烛。买蜡烛干啥啊？我嘀咕着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母亲还没回来，妻子有点着急了，吩咐我：“快出去找找啊。”

母亲还远没到老年痴呆的年龄，我心里不急。没进城时，有天夜里，母亲去山梁上的西瓜地里溜达，瞅见一只野兔窜过，顺手抄起一根木棍，撒腿追赶，竟把野兔给追上了。母亲来到城里，骄傲地把野兔交给我说：“拿去，做你喜欢吃的红烧兔肉！”

那年，我住的小城还不小，躺在户籍上的人口也就六七万人，小城最高的楼，是刘胖子家住的8层楼。小城里还有青苔覆盖的石板路，黎明时分听得见郊外的鸡鸣。我喜

欢绕着城郊散一会儿步，去看草叶上的露水或霜。这么小巧玲珑的一个城，母亲应该不会迷路吧？母亲的视力也一直很好。

母亲是不是在路上碰见了来城里的老乡，拉住手就开始唠唠叨叨停不下来？自从母亲来城里后，她有一段时间很少说话，但一碰到老乡，就如遇见久别的亲人一样激动，到最后常常就忘了回家的路。有时她在广场上看到那些成双成对跳健身舞的老人，就要停下来偷偷望上几眼，可眼睛却望花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记得有一天我陪母亲去广场上看老人们跳舞，我对她轻声说：“妈，您也去学一学，多锻炼锻炼，这样对身体好。”母亲摇摇头又摆摆手：“去不得去不得，你爸啊，是个小心眼儿。再说，我要是锻炼身体，还不如去公园拔草呢。”不久，母亲就扛着乡下带来的小锄头去公园义务锄草了。公园管理处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：“是不是得给你妈付点工资啊？”我连忙说：“我妈闲不住，她在乡下种庄稼习惯了，你就当她是地里锄草吧。”母亲锄草归来，饭量比平时大了，睡觉也有了呼噜声。

我沿着小城的几条马路寻找，也没找到母亲，急得头上出了汗，心也狂跳起来。焦急之中，我差点要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了。

我又找到刚搬到城里的一个老乡住的院子。在树荫下，我终于看见了母亲，她正在树下走来走去。我冲上去，叫出声：“妈，您在这里干啥呀？我们在家都等您好久了。”母亲一把抱住了我，像一



个走丢后委屈的孩子，瘪着嘴，要哭的样子。

我安慰母亲：“妈，从这里下了马路，前面拐个弯儿，不就是我们家吗？”母亲擦着眼睛，嗫嚅着：“是……是呀，今几个中秋，我就想去从咱村来城里的蒋老大家看看。过节了，你那些邻居们都关着门不往来，还是老乡们说说话好。可我找了好半天，找不到蒋老大住的房子了，明明楼下有一棵树吗……”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拍打着脑袋说：“真老了，

我来城里以后，人也老得快了。”母亲掏出蜡烛递给我说，“你拿着，城里那么多人用电，遇到停电，总有用得上的时候。”

我牵着母亲的手，在月光下慢慢回了家。刚进家门，父亲就冲上前来，一把搂住我妈叫出了声：“你这是去哪了啊？”那个中秋夜，我们一家人坐在月光下的阳台上，吃着月饼，聊着家常。月到中天时，我们才在月光沐浴的小楼里睡去。

山菊满坡开

□ 董国宾

又是一个清秋。山菊开了，满山坡一片光灿，黄的瓣，金的蕊，盈盈秋菊惹笑了云霞。

几番秋风秋雨，百花萧疏，山野褪去辽阔的绿荫，大地裸裸的脊背上，应时的秋菊走来了。

“好个秋，天清气爽，云敛日丽。”若没菊，还称得上饱满的秋吗？

家乡的山菊清清爽爽地开着，奶奶站在村口，望一眼山坡，脸上挂满了菊花般的笑容。

奶奶不知陶渊明，更没读过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却也独爱菊。

一到秋天，漫山遍野都开满了菊花。山坡上，阡陌间，乱石中，都有菊花生长着，开放着。它们清清脆脆，不择贫瘠与肥沃，开得淡雅又朴实。奶奶说，这满坡的菊花哦，活脱脱一个个村丫。我有三个姑姑，小时候起名，奶奶都给她们起了菊花的名字。大姑叫菊香，二姑叫菊艳，三姑叫菊翠。村子里叫这菊那菊的丫头真不少，有的干脆就叫菊花。

奶奶将一把把菊暖在手心，真像一个个村丫被奶奶宠着疼着。我一时迷惘，对奶奶说，山菊满坡都是，怎为珍宝？

那年我告别了奶奶，离别了山乡，满坡的山菊在记忆里远去了。

城镇小院里，长满了各色花草，郁金香、仙客来、玫瑰、牡丹，还有高洁的兰、文静的竹，唯独没有菊。

翘企的春来了，明媚的春色走进小院，五颜六色的花朵仰承高天欢笑，蓬蓬勃勃，满眼生机，小院芳馥怡然。此时人活着似乎既不需思考，也没什么值得千辛万苦去经营。

热烈的夏到了，娇艳的花朵迫不及待地开放着，斜飞的鸟儿引颈一鸣，滴落一串清脆的欢歌。

瑟瑟的秋风里，花儿都不知去了哪里，小院在冷秋里静寂下来……

又有了花儿的音息，那是奶奶夸过的花——满坡的山菊花。村子里有个叫金菊的丫头有事来我家，说家乡的山菊正满山遍野开着呢，奶奶还让她捎来了菊花茶。

天又阔远了，秋又朗润了。像村丫一样的山菊，在坡上浅浅地寂寂地开着，没有春花的蓬勃、夏花的热烈，“它香味清淡，却是入骨的”。

“好个秋，天清气爽，云敛日丽。”若没菊，还称得上饱满的秋吗？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 b f k @ 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一蟹上席百味淡



是丰子恺赠予一个日本人的。其寓意不言而喻：看你小日本还能横行到几时？在那个战乱年代，齐白石敢借画蟹来隐喻时事，抒发他胸中的伤感和郁积已久的愤懑，其爱国情怀令无数后人敬仰。

古时候曾有荒谬可笑的说法：“虾荒，蟹乱。”是说，这一年内，虾多了，要荒年；蟹多了，要乱世。以虾、蟹来推测当年的世道和收成，实则滑稽可笑。

如今的水产养殖户，螃蟹越多，钞票就越多。更何况山珍海味中，螃蟹早被誉为餐桌上至高无上的美味。有诗说“不到庐山辜负目，不食螃蟹辜负腹”，可见现在人的观念早就不同了，对螃蟹钟爱有多深，只看当年销量和价钱就知道了。

提起这个横行的怪物，又令我想起梁实秋说过：“蟹是美味，人人喜爱，无间南北，不

分雅俗。”在梁实秋先生早年记忆中：“秋高气爽的时节，大陆上任何湖沼溪流，岸边稻米高梁一熟，率多盛产螃蟹。在北平，在上海，小贩担着螃蟹满街吆喝。”看来，梁先生心中一直惦记着幼时难忘的人间美味螃蟹。

丰子恺先生在《忆儿时》文中，曾详细描述过他和父亲同桌吃蟹的场景：“我在旁边看，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。然我喜欢蟹脚。蟹的味道真好，我们五个姊妹兄弟，都喜欢吃，也是为了父亲喜欢吃的缘故。”只是后来，丰子恺大概是受了李叔同的影响开始吃斋修行，便把吃螃蟹当成一种残忍的“杀虐”了。

每年入秋后，我也会时常忆起小时候的夜晚，常跟在父亲身后捉螃蟹时的情形。那是一种真正的童年乐趣。记得港汊纵横的家乡秋日，秋水在一天天消瘦，可小河小沟小渠里却到处都有横行的螃蟹。晚上，父亲拿上自制的网兜，借着红红的火把，轻手轻脚来到村外河沟水渠

边，就能见到在碧清清的浅水边和茂密的水草丛中，螃蟹成群穿梭，或静静聚拢一起，发出“啾啾”的吐沫声。只要手脚敏捷，一晚上就可逮到几十只肥而大的螃蟹。

这怪物只需清汤寡水地煮，却也改变不了其螃蟹的真味。吃时只需蘸点酱油、醋就行了，真的鲜美得要命，怪不得人们说“一蟹上席百味淡”呢。

吃螃蟹最讲究的还是掌握时机，通常有“九雌十雄”一说。以重阳节为界限，节前应品尝母蟹；节后应品尝公蟹。吃蟹只有合时令、辨雌雄，才能真正吃出螃蟹的味道来。

在秋高气爽、明月当空的夜晚，当月光满满地泼洒着大地，当桂花香气溢满庭院时，约三两闲友，围坐一桌，边吃边聊仰望星空和月亮，剥一壳蟹肉，蘸着碟子里的生抽，和着葱花、姜末，细细慢慢品尝，再来一口小酒，享受秋风中的美味和秋天的乐趣，给人似神如仙的感觉。

“立了冬，影无踪”，此时，螃蟹该收场了。

□ 苏宝大

“秋风起，蟹脚痒；菊花开，闻蟹来。”一年一度的蟹熟时节，是品蟹的最佳季节。

古人说：“以其横行，则曰螃蟹。”虽寥寥几字，却道出了这个目中无人横行霸道之物的特性。每次吃到螃蟹，捧在手心上，正反瞧着这个“横行将军”，准会联想起美术大师齐白石在《袖手看君行》诗画上的题曰：“沧海扬尘洞庭涸，看君行到几时休。”据说，此画